

羅伯特·莫理森現在是一位富翁，可是他年輕時卻幹過不少荒唐、甚至違法的事。只有一個人知道他的底細，那就是他學生時代的伙伴喬治·馬寧，他有幾封十分要緊的信至今攥在馬寧手裏。這位馬寧熬過了幾年鐵窗生涯，出獄之後決計敲莫理森一筆竹杠。他料定莫理森會出一大筆錢來換取自己對往事的緘默。然而他卻不知道，現在的莫理森早已今非昔比了。在給了馬寧一些錢之後，莫理森決定事情應該打住，到此爲止了。

經過一番周密計劃，莫理森在一天晚上來到馬寧居住的那所小房子。他把一包安眠藥放進了威士忌杯子裏。當馬寧失去知覺後，莫理森就把他的頭放入煤氣灶膛內，準備按計劃打開煤氣開關。這樣一來，不管事後誰發現，都會以爲馬寧是自殺的。

一切順利，莫理森伸一伸腰，長出一口氣。他環顧了一下這間小小的廚房，又掃了一眼躺在地上的馬寧。他又往馬寧頭下放了一塊墊子。他也拿不準這樣做有沒有破綻。他覺得一個人要是自殺，應該弄得舒服些。

莫理森事先已經脫掉了鞋子，所以在屋子裏走動沒有一點響聲。所有的窗簾都拉得嚴嚴的，即使打開全部電燈也不用擔心會被外面的人發現。他立即著手實施自己的計劃：任何表明他與馬寧有關係的東西都無論如何不能留下。郵局送來的這個包裹怎麼處理呢？那上面的地址是寄給莫理森的，可是卻交給了馬寧，也許是投遞員搞錯了吧。先放在一邊，等會兒再做決定。

馬寧把那些信放在哪兒了呢？他是個馬大哈，不可能把東西藏得那麼嚴。呵，在抽屜裏。莫理森要找的六封信全部都在這兒。他看著這些信，兩頰緊張得發紅。這些信對他具有極大的危險性，決不能再讓別人弄到手。他年輕時真是個笨蛋，怎麼會……不過當那天馬寧突然出現在他面前漫天討價時，他至少還能記起這幾封信來。

馬寧也是個傻瓜，就不知道打聽一下如今的莫理森是何等樣人。

莫理森戴著手套，要把這六封信裝入上衣內兜不容易。不過不用急，反正他有的是時間。馬寧沒幾個朋友，更不會有人來拜訪他。他有個佣人，那是個老太婆，住在挺遠的村子裏，要到明天她才會來。

可是他必須處處小心，事事做得恰到好處，一點也不能疏忽。他還沒有想好一通謊話來應付警察。如果一切謹慎從事，他想那就根本用不著了——要是沒有理由懷疑馬寧是被殺的，誰還會問到他莫理森呢？人們只知道許多年以前他們上學時曾經是朋友，但是現在並無來往，誰也不會懷疑他的。

他察看了兩間臥室，感到很滿意。一切都是亂糟糟的。回到起居室之後，他再一次環視周圍：有郵局送來的那個包裹，當然還有兩只酒杯。不，應該是一只才對。他走進廚房，把兩只杯子沖洗乾淨，一只放回櫥櫃，另一只仍然放回桌

子上，再倒上一點威士忌。莫理森小心翼翼地將馬寧的手指往酒杯上一擦，這樣杯子上就只有他一個人的指紋了。一切停當。現在酒杯擺在桌子上，旁邊是差不多空了的酒瓶。馬寧今天無疑是喝得太多了，以至連莫理森往酒杯裏放藥都一點沒有覺察。是不是藥放得太多了？那樣整個計劃可就全部告吹了。不過不要緊，放到煤氣灶以前他檢查了馬寧的脈搏——跳動正常。

還有最後一件事，他得把那半張紙放在桌子上，要折成一封信的樣子才會引人注意，莫理森心裏想：「真是無巧不成書。這半張紙上的幾句話實在太恰當不過了。」那還是幾個月之前的事。他一從馬寧手裏接到這封信，立刻就想到將來要派它的大用場。那上面寫的是：

我厭倦了。誰能責備我做得這麼輕而易舉呢？

於是我微笑著……

喬治·馬寧

可是，馬寧信上的意思是微笑著把錢取走，決不是微笑著讓煤氣把自己毒死。

莫理森把所有的窗戶關閉，然後打開了煤氣開關，重新穿上鞋子，從後門溜了出去，手裏只拿著郵局寄來的那個包裹和他的手杖。

回家的路上一個人也沒遇上。他把那六封信和包裹一骨腦兒燒掉，餘灰倒入廚房的下水道裏。最後他才真正鬆了一口氣。

他知道警察會向他詢問這件事，他現在是村子裏的重要人物，並且曾跟馬寧打過幾次招呼（他跟村裏所有的人見面時都打招呼，正因為如此，大家都喜歡他）。他打算對警察說，上次他和馬寧見面時，那個可憐蟲好像病了。心情十分煩躁不安。

第二天一早，一名警察真的來找莫理森了。當然，莫理森早已做好充分準備，甚至連怎樣微笑都事先練習過了。

「是的，我認識他，但不很熟。」他幾乎想說：「我過去曾經認識他。」可是沒有說出。還是更仔細點好。

「您能認出這件東西嗎？先生。」警察問。天哪！他手裏舉的是什麼？那是一只藍色錢包，上面有兩個金色字母“R.M.”（羅伯特·莫理森的縮寫），他摸了摸內兜，裏面是空的。難道是往兜裏裝信時把錢包弄掉的嗎？

他伸手去拿錢包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可是奇怪，那警察竟任憑他把錢包拿去，一點不加干涉。他不能說那錢包不是他的，只是傻呆呆地瞪著它。

警察在說什麼呀？他簡直聽不懂……

「昨天晚上，一個郵遞員從郵局來，先生，他把一件包裹送錯了地方。後來他回想可能是送到了馬寧家。今天早晨他就趕到那兒想把包裹追回來。他敲了半天門，可是裏面沒人答應，他就奔了後門。後門開著，他走了進去。當然，他不應該這樣做，不過……」警察說的都是些什麼呀？他到底是什麼意思？莫理森差不多要吼叫了：「接著講下去！我受不了啦！」

「廚房裏亮著燈。馬寧躺在地板上，頭伸進煤氣灶膛裏。那可憐的伙計嚇得要死，趕忙找到我，用自行車馱我一溜煙地趕到現場。我發現了這個錢包，認為

應該通知您，您知道，這個馬寧蹲過監獄。對這樣的人我們總得提防著點才是。」

說到這，警察停了一下。莫理森想也許現在他要講到那件事了。可是自己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兩眼直瞪瞪地望著那警察，嘴唇微微發顫。

「您沒有給他這個錢包，先生？也許您是偶然掉到地上的吧？」莫理森再也受不住了。他一點也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。警察接著說：「問題還不僅僅是他曾經蹲過監獄，這個馬寧真是不可思議。我想也許您能幫助我們一下，他似乎是要自殺，是嗎？」

「是……的，我想是這樣。」莫理森十分費力地咕噥著，那已經幾乎不是他自己的聲音了。

「今天早晨我們趕到現場時，桌子上有一瓶威士忌，差不多已經喝光了。也許這就是他為什麼會……」當莫理森聽到這裏時，他差不多緊張得要死了。警察想要說「會」怎樣？他們怎麼弄清的事情真相？

「嗨！我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喝醉了，還是發瘋了。我們也弄不明白。他怎麼會把自己的頭伸進煤氣灶裏，而竟然忘記了因為付不起煤氣費，他的煤氣供應早在兩星期之前就已經卡斷了。他好像根本不記得昨晚的事，也許都是那瓶威士忌的緣故？今天早晨我看他仍然醉醺醺的。可是——先生！您怎麼啦？」

羅伯特·莫理森已經倒在地板上了。

----- (完)